

## 认知诗学研究

# 查尔斯·狄更斯小说的情感现实主义风格研究

卢尚玉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海南海口 570228)

**摘要:**查尔斯·狄更斯是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传统研究多关注其文本中的现实因素,但其中充沛浓烈的情感却往往被简单标识为浪漫主义元素,甚至被贬斥为“过于矫揉造作”。实际上,狄更斯的作品体现了比较典型的情感现实主义特征,他的创作总是源于他对生活对人类的深切了解和关怀,强烈的情感驱动使得狄更斯更注重情感的真实,从而运用夸张的手法,在作品中投射自己的真实情感,运用情感主题、情绪场景、情绪事件、情感环境和情感语言等多种手段,再现作者和人物的情感真实,从而使作品焕发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查尔斯·狄更斯;情感;情感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3-0109-12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3.009

## 0 引言

查尔斯·狄更斯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代表,由于他对19世纪英国社会现实的批判,所以有人称他是“社会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然而,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又并非对现实的简单再现,从整体上来看,狄更斯的风格特征被认为极具情感张力、夸张且富有戏剧性,以致有人批评他的“艺术过于夸张,感情过于矫揉造作”(罗经国,1981:3)。但无论如何,强烈的情感是狄更斯作品的标志性特征,情感的“夸张”,实则是作者对情感的突显,按认知诗学的说法,“情感”得以前景化了。朱丽叶·约翰(Juliet John)在《查尔斯·狄更斯研究指南》(*A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中说,“饱含情感的幽默贯穿于狄更斯许多小说创作之中”(Paroissien, 2008:149)。乔治·吉辛(Gissing, 2001:107-108)在《狄更斯批评研究》(*Charles Dickens: A Critical Study*)中说“狄更斯是利用滑稽夸张的手法来缓和残酷现实的苦涩的”“在欢笑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思考与同情”。正是由于狄更斯这种独具一格的写作风格,文学批评史上也给予他的创作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认知诗学研究理论与版图重构”(20&ZD29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卢尚玉,女,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批评研究。

**引用格式:**卢尚玉.查尔斯·狄更斯小说的情感现实主义风格研究[J].外国语文,2026(3):109-120.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不同的标签,如“道德现实主义”“幻想现实主义”“感伤现实主义”“戏剧现实主义”等。近年来,随着人文学科“情感转向”与认知文学研究的兴起,文学中的情绪表达、感官经验与读者感知机制开始成为研究重点,这也为重新理解狄更斯作品提供了又一种理论路径。本文拟以“情感现实主义”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去探讨狄更斯小说中的情感问题。

## 1 情感现实主义概说

古往今来,情感始终是文学研究中一个传统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陆续出现了“认知转向”和“情感转向”,两者逐渐在心理学领域形成学术汇流,这种跨学科融合趋势也深刻影响了文学情感研究。熊沐清(2019:302-309)曾经介绍了三种基于情感与认知的批评理论:情感叙事学、情感生态批评和情感地理学批评,如今,情感现实主义又已逐渐浮出水面。

情感现实主义是建立在认知科学和情感科学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一种理论探索。心理学家杰拉尔德·L. 克罗尔(Gerald L. Clore)就人类直觉与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数十年实验研究,他的结论是,“我们体验到的所谓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事实部分是由我们的直觉创造出来的,这种现象叫作‘情感现实主义’”(Barrett, 2017:94)。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莉莎·费德曼·巴瑞特(Lisa Feldman Barrett)在研究了大量人类历时和共时真实情感资料和实例后,认为人类情感是建构的。她的情感建构理论包含三个要素,即情感现实主义、概念的形成以及社会现实。巴瑞特(Barrett, 2017:V)认为情感现实主义是“你相信你所体验到的事物,这种现实感或许大多在意识下运作,但它却是最真实的”。她指出:“人们把情感视作信息,通过日常生活,创造情感现实……人们喜欢说‘眼见为实’,但是情感现实主义证明‘信念即所见’。”(Barrett, 2017:96)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大卫·格鲁伯(Gruber, 2020:73)在《大脑艺术和神经科学:神经感性和情感现实主义》(*Brain Art and Neuroscience: Neurosensuality and Affective Realism*)中认为情感现实主义可以被描述为:“专注于平凡、微观的事物,努力客观透明地揭露人类情感生活的秘密真相,通常聚焦于突然的感觉或情感体验……聚焦于平凡的、被忽视的、微观的事物意味着小说对时间、空间、人、物和事的描述可以成为不可否认的真理的象征。”

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从未排斥情感,但情感却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纵观中外文艺理论著述和辞典,极少提及“情感”;它们的关键词总是“现实”和“真实”,实现的途径是“摹仿”,以达到“再现”的效果。在卢卡契看来,现实主义的基本目标就是塑造“典型”:“现实主义是为了创造典型。”(卢卡契,1981:21)《劳特利奇文学学术语词典》(*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2006:198)指出:“所有现实主义理论,无论多么复杂,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小说模仿的是现实。”《牛津简明文学学术语词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2001:212)把现实主义定义为“一种书写方式,给人以真实记录或‘反映’真实生活方式的印象”。李衍柱、朱恩彬(1987:733)主编的《文学理论简明辞典》概括了现实主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求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子来反映生活,按照历史的真实面貌来描写历史”。艾布拉姆斯(Abrams, 2004:333)在《文学术语辞典》中的描述则比较接近情感现实主义,他认为“从小说对读者产生的效果来确定现实主义更为有效”;现实主义文学的目的应该是“引导读者产生这样的意识,即小说中的人物可能真的存在,小说中的事情可能真的会发生”。

与传统现实主义相比,情感现实主义更强调情感的真实,即使对象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真实存在。在这里,“想象”比照相似的“摹写”更重要,因此卢卡奇认为,现实主义的特点在于其深刻的历史想象力(historical imagination),这种想象力能为理解塑造社会结构和个体类型的内在力量提供独特的见解(Morris, 2003:131)。从情感现实主义出发,我们更容易理解狄更斯小说中那些似乎悖逆了传统现实主义原则的书写。罗经国(1981:3)在《狄更斯评论集》前言中指出:“关于狄更斯的艺术手法,历来评论家们更是褒贬不一,而且可以说是贬甚于褒。一般认为,狄更斯的艺术过于夸张,感情过于矫揉造作,小说的结构过于松散。”而从情感现实主义角度看,法国文学史家卡扎明认为“狄更斯本质上是浪漫主义者”(罗经国,1981:4)。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但狄更斯在许多方面又不同于浪漫主义的经典立场,倒是符合情感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就是以富于情感情绪的语言把浓烈的情感乃至激情投射于小说的事件、场景、环境之中,烘托出小说的情感主题,有利于诠释和具象化卢卡奇“现实主义主要的美学问题就是充分表现人的完整的个性”(卢卡契,1981:49)这一经典现实主义美学追求。情感的充沛显然是“人的完整的个性”所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在强烈情感的沉浸中,创作者相信其所创造的可能世界的真实性,而读者也常常沉浸于这个情感充沛的文本世界,达到文学创作意图与效果的统一。杨金才教授把19世纪现实主义理论概括为“客观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精确细腻地描写生活的原貌,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及事件”(蒋栋元,2022:129),其中无疑也包括精确细腻地再现人物的情感。

立足于对情感现实主义的上述认识,本文拟从情感主题、情绪事件、情绪场景、情感环境和情感语言五个维度对狄更斯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进行分析,揭示狄更斯如何通过对日常情感的提纯与突显处理,深化人物塑造,在虚构叙事中达成超越性的情感真实,既酣畅淋漓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感,又以“大家都乐于接受的形象的东西,来加深大家对那个恐怖时代的了解”(狄更斯,2002:9),并以此构建共情通道,使读者获得沉浸式阅读体验。

## 2 情感主题

小说的情感主题是指小说家在作品中通过描绘可能世界、塑造艺术形象显示出来的、

贯穿一部小说始终的基本情感。小说的情感主题不仅仅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思想,也是读者阅读小说文本本身所能感同身受的思想情感。情感主题通常围绕一类主导情绪展开(如孤独、悔恨、怜悯、愤怒等),在小说中营造情感氛围、推动人物行为、冲突展开和情节演进,反映作者对社会伦理、人性、情感关系的价值判断,激发读者情绪共鸣与同情。

人类情感具有普遍性,所以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有普遍情感主题(universal emotional themes)一说。但文化的特殊性、个体的差异性和情境的具体性又使得社会现实和文学世界中的情感主题具有特定性。狄更斯小说的情感主题主要包括:儿童悲惨境遇、穷人困境、大爱无疆、惩恶扬善等。在《雾都孤儿》《远大前程》《董贝父子》等作品中,作者特别关注处于弱势地位的孤儿。作品主要人物奥立弗、皮普和弗洛伦斯都经历了被抛弃—受虐—寻求归属—亲情重建的过程。狄更斯借由孤儿、失落儿童和被忽视的家庭成员,展现维多利亚社会亲情瓦解、家庭冷漠的结构性问题,同时通过人物对亲情的渴望表达其对“家庭伦理重建”的深层愿望。狄更斯小说的第二个情感主题是穷人困境。贫民窟里的穷人是被观看的“人类”——贫民、囚犯、病人、儿童和女性。狄更斯以细致笔触描绘社会边缘人物的痛苦命运,通过激发读者的“情感正义”唤起对社会体制的关注与反思。这种主题将私人情感升华为公共伦理道德,实现“文学的人道主义功能”。狄更斯在小说中传达的第三个情感主题是大爱无疆,爱终将战胜恨。虽然狄更斯的这个情感理想具有朦胧空想色彩,但这也是他揭露社会现实的方式。狄更斯小说的很多重要角色设计都包含有爱战胜恨的主题,如《双城记》里的卡屯、《老古玩店》里的小耐儿、《董贝父子》里的弗洛伦斯·董贝、《大卫·科波菲尔》里的坡勾提先生、《荒凉山庄》里的贾迪斯先生、《小杜丽》里的小杜丽等。狄更斯小说第四个情感主题是典型的“惩恶扬善”的“大团圆”理想情感。狄更斯以讽刺幽默的笔触鞭挞丑恶,以悲天悯人的文字讲述困苦。

狄更斯的小说除了展示以上主要主题,一些细节也展示了次要主题,例如狄更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炉火常常代表着爱、能量、温情、家庭生活、心灵慰藉、精神价值等。狄更斯丰厚的作品以现实主义笔触勾勒了维多利亚时代众多的人生和社会主题,为当代读者管窥19世纪英国的社会风貌和人文特点提供了详实而生动的历史资料。同时,狄更斯的故事情节和情感主题设计能引起不同时代读者的共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深切同情或是憎恶的情感反应。普通凡人充满困扰的人生总是缺少激情和完美,在劳累的工作和繁琐的家庭生活的空闲之余读、听故事成为缓解压力和寻求安慰的一种有效方法,这是人类从远古狩猎采集生活之余围坐在篝火旁爱听故事里就带有的基因。善恶分明、善恶有报的理想世界为浸染在日常繁琐的工作和生活里的读者所不能及,狄更斯创造的天理昭彰的故事世界能给当时社会中下层读者带来心理和情感上的满足,并能达到一定的舆论效果,对当时英国的社会改革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 3 情绪事件

阿格尼斯·莫尔斯(Agnes Moors)“用‘情绪事件’(emotional events,或者 emotional episode)这个词来表示从刺激至后来的组成部分或由情绪导致直接后果的任何事情”(Houwer,2010:1)。“情绪事件”的核心特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在时间上具有延展性,从刺激感知引发的反应到后续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如遭遇威胁到产生恐惧体验再到逃跑行为;其次,它是多种元素交叉的连续反应,包含认知评估、主观感受、行动准备、生理唤醒、外显表达等相互作用;再次,情绪事件本质上是进化形成的生物信号系统,如人类愤怒的表情具有威慑功能。神经科学家大卫·格鲁伯(Gruber,2020:47)认为:“多数艺术作品暗示神经科学具有非凡的实用性——它能辅助记忆、表达哀思、反思重要的情感事件。”狄更斯的小说以强烈的情感张力和细腻的心理描写著称,其叙事中频繁出现复杂的情绪事件,使作品有了类似的情绪价值。

《董贝父子》整部小说的情节推进其实正是由一连串“情绪事件”串联而成,而这些事件不仅仅是情节节点,更是人物情感发展的中枢。以小保罗之死为例,它不仅是情节的转折点,更是一个完整的情绪事件。儿子的死亡对董贝来说是一个认知刺激,董贝将儿子的死亡理解为对其“传承”观念的威胁,表面上看是一种情感压抑的哀痛,实质上是他对理想破灭的震惊与否定。董贝情绪上的压抑并未通过悲伤宣泄出来,而是转化为对女儿弗洛伦斯进一步的排斥与误解。以至于对他后续长期的生活造成影响,最终董贝选择伊迪丝为继任妻子维持家族的表象,但却导致了婚姻的破裂与公司的衰败。小保罗之死不断通过董贝与女儿、伊迪丝的互动而“复现”,这正是大卫·格鲁伯所说艺术唤起“反思情感事件”的过程。这说明情绪事件在小说中不仅关乎人物的感受,它还是情节发展的引擎,每一个重大情绪事件引发新的冲突或转折,与神经系统中情绪调节的机制如出一辙——一个触发刺激,引发层层反应,继而改变行为走向。

《双城记》结尾处囚车走向刑场的那一段也是一个典型的情绪事件:

六辆囚车灰暗的车轮隆隆滚过……街道两旁屋子里的居民对这种场面已习以为常,许多窗口都不见有看热闹的人,有的窗口虽然有人在俯视囚车里的那些面孔,可手上的活儿并没有因此停下。偶尔有那么一两户,家里来了看热闹的客人,主人便像博物馆馆长或老资格的讲解员一样,得意洋洋地伸手朝囚车指指点点,像是在解说谁昨天坐过这辆,谁前天坐过那辆。

坐在囚车里的人,有的漠然地看着这一切,看着人生最后旅途的景象,有的则对生活和人世流露出恋恋不舍之情。有的垂头丧气地坐着,有的陷入沉默的绝望。还有的人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他们用在戏院里和图画中见过的那种目光,朝周围的人群打量着。有

几个人在闭目沉思,也许想集中起纷乱的思绪。只有一个人,可怜巴巴地疯疯癫癫地,吓得精神已经崩溃,像喝醉了酒,唱着歌,还想跳舞。所有囚犯中,没有一个想用表情或手势唤起民众的同情。(狄更斯,2002:329)

这个“囚车行进”的事件是小说的情感高潮,它借囚车的行进描述了行将被处决的人和周围看客的情绪状态,勾勒了一幅“情感素描”,看似寥寥数笔,却发人深思,宛如众生相,蕴涵高水平情绪粒度,有丰富的情感唤醒潜能。

#### 4 情绪场景

场景(Scene)一词源于古法语“scene”和拉丁语“scena”,原意为舞台或舞台上的一幕。在文学中,情绪场景(emotional scene)主要指故事人物的情感行为或人物之间经由对话展开的情绪互动。它具有更高的情感密度,更能够激活读者共情。比如狄更斯在《雾都孤儿》第40章中描写南茜与露梓相遇的对话,就是一个打动人心的情绪场景。

女扒手南茜向来自上层社会的露梓·梅里坦言她为什么会将奥立弗再次拉入贼窝:“亲爱的小姐,……因为你从小就有亲人对你关怀备至,你从来没有挨过饿、受过冻,从来没有看到过胡天胡帝喝酒闹事的场面,甚至还有更坏的,而这些都是我在摇篮里便习惯了的。我可以用‘摇篮’这个词儿,因为小胡同和臭水沟就是我的摇篮,将来还会做我的灵床。”(狄更斯,1998:361)南茜的话立即让充满同情心的露梓以不连贯的声音说道:“我同情你!……听了你的遭遇,我心如刀绞!”(狄更斯,1998:361)南茜和露梓的对话体现了阶层与情感立场的强烈对比,南茜的坦诚话语表达了她在对阶层忠诚、生存本能与人性本真之间形成的情感张力。摇篮是“小胡同”和“臭水沟”,个人成长缺乏关心照料之人,肢体上忍饥挨饿,精神上看酒鬼横街。南茜的成长环境阻断了她提升自我、脱离所处阶层的能力,因而她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无法解脱。但是,她真心爱护奥立弗这个刚被拉进贼窝的弱小孤儿,或者是因为她在奥立弗身上看到自己曾经天真无邪的影子。她想保护那个还未被社会阴暗面污染的纯洁孩子,她对奥立弗的爱惜之情超越了自身的生存需要。狄更斯安排的这一情绪场景位置也具有策略性,它是整个小说情感转折高潮的前哨,为后文南茜悲剧牺牲铺设道德基础,使读者既为其悲、也为其命运愤懑。

在《双城记》的临近结尾处,德发日太太认为“埃弗瑞蒙德家的人必须斩尽杀绝。他的老婆、孩子都得跟他一样,不能放过”(狄更斯,2002:318)。于是她追杀露西母女,却遇到了普罗斯小姐,对话展开:

德发日太太冷冷地看着她,问道:“埃弗瑞蒙德的妻子在哪儿?”

普罗斯小姐猛然想到,门全开着,逃走的事会被发现。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去关门。屋子里共有四扇门,她急忙一一都给关上,然后把守在露西房门前。(狄更斯,2002:324)

接下来她们之间的唇枪舌剑,就是一个典型的情绪场景:

“瞧你这副模样,活像是魔鬼的老婆。”普罗斯小姐喘着气说,

“不过,你也别想占我的上风。我是个英国女人。”

“我正要去那儿,”德发日太太说着,朝着杀人的地方稍微摆了摆手,“她们已在那儿给我留了位子,我的编织活也带去放在那儿了。我是顺路来拜访她的,想见见她。”

“我知道你没安好心,”普罗斯小姐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得逞的。”(狄更斯,2002:324)

这里是一个高强度的情绪场景,人物间的观念冲突、情感冲突强烈而鲜明,不管读者可能与哪一方共情,都不能不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继而产生深入的认知—伦理思考,而这正是狄更斯所期待的。

《艰难时世》以情绪场景开篇。书中主人公之一、五金商人及本区的国会议员葛擂硬“巡视”课堂,他训斥学生的对话是又一个极富戏剧冲突的情绪场景。

“第二十号女学生,”葛擂硬先生用他那正方形的食指正对着对方指去,“我不认识那个女孩子。她是谁?”

“西丝·朱浦,老爷,”第二十号女生涨红了脸,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说明道。

“‘西丝’算不得学名,”葛擂硬先生说,“别管自己叫做‘西丝’。叫你自己做‘塞西莉亚’。”

“是父亲管我叫‘西丝’的,老爷,”这个女孩子战战兢兢地回答道,又行了个屈膝礼。

“那就是他的不是了,”葛擂硬先生说。“告诉他,不容许那样叫。塞西莉亚·朱浦。等一等。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他是在马戏班里的,请您原谅,老爷。”

葛擂硬先生皱了皱眉头,然后用手一甩,想把这讨厌的职业甩开。(狄更斯,1998:5)

从以上几个话轮可以看出,葛擂硬的生硬强势的攻击性、歧视性社会情感,与这个小女孩的“战战兢兢”形成巨大的情感反差,阶级对垒和情绪蕴涵在这里泾渭分明,使场景极具戏剧张力。

## 5 情感环境

当代情感—生态科学认为,“每种生物都栖息在独特的情感环境中,这个环境由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元素构成,并与它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Giraldo et al., 2024:23)。人类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并非简单的映射,而是基于生存需求在环境中塑造自己的认知框架。文学作品正是作者在具身环境中根据人类情感需求触发产生的投射物。文本中的情感环境是由作者构建、人物承载和读者感知的多维情绪场域,投射出作者的美

学风格、价值观和情感指向。情感现实主义更赋予环境以超越日常感知的情感蕴涵乃至主体力量。在情感现实主义文本世界中,情感环境不仅影响人物感受世界、表达情感、进行伦理判断和行动决策,情感环境本身似乎也具有主体性。对读者来说,作品的情感环境是一种叙述性构造,它调动读者的感官想象和情绪,从而使读者沉浸在文本世界中感受喜悦、焦虑、恐惧等情感体验。生活于英国19世纪的狄更斯经历了工业革命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和坏处。他通过小说里大量富含情感的环境描写构建起读者的认知情感架构,实现对情节与伦理的共情理解和批判反思。

在《艰难时世》第一部分第五章“主旋律”的开篇,狄更斯先向读者奏响了焦煤镇的主调音:

这是个一色红砖房的市镇,那就是说,要是烟和灰能够允许这些砖保持红色的话;但是,事实摆在面前,这个镇却是一片不自然的红色与黑色,象生番所涂抹的花脸一般。这是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市镇,无穷无尽的长蛇般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怎么也直不起身来。镇上有一条黑色的水渠。还有一条河,这里面的水被气味难闻的染料冲成深紫色,许多庞大的建筑物上面开满了窗户,里面整天只听到嘎啦嘎啦的颤动声响,蒸汽机上的活塞单调地移上移下,就象一个患了忧郁症的大象的头。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他们同时进,同时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发出同样的脚步声,他们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对于他们,今天跟昨天和明天毫无区别,今年跟去年和明年也是一样。(狄更斯,1998:27)

狄更斯写到“焦煤镇的这些特征大致上与它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分不开”,焦煤镇“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即是“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工厂的工业生产,工业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尘烟、污水等污染物,在整个城市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原本的“红砖”经过日积月累的侵蚀被熏成了“不自然的红色和黑色”。“黑色的水渠”“深紫色的河水”“嘎啦的颤动声”,工业生产在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难于估量的负面影响。焦煤镇的环境恶劣,焦煤镇的人的生活也被扭曲了,他们如同机器一般,“一样的街道”“一样的居民”“一样的脚步”“一样的日子”,人类失去了多样性和灵活性,变得像物品一样规整,失去了生命活力。这种形象描述既表现了焦煤镇因为工业化而呈现的单调、刻板的物理环境,又表现了作者对这种压抑人性、摧毁自然的生活状况的厌恶之情,也使读者能身临其境地深刻感受到英国19世纪工业发展造成的严重污染和危害。

狄更斯《荒凉山庄》的开篇则在非常不确定、难以辨认的情感环境中开始,浓雾笼罩下的伦敦街头景象立即将读者带进一个死气沉沉、浓雾笼罩的世界。

到处是雾。雾笼罩着河的上游,在绿色的小岛和草地之间飘荡;雾笼罩着河的下游,在

鳞次栉比的船只之间、在这个大(而脏的)都市河边的污秽之间滚动,滚得它自己也变脏了。雾笼罩着厄色克斯郡的沼泽,雾笼罩着肯德郡的高地。雾爬进煤船的厨房;雾躺在大船的帆桁上,徘徊在巨舫的桅樯绳索之间;雾低悬在大平底船和小木船的舷边……(狄更斯,2012:5)

狄更斯反复重复“雾笼罩着”,“笼罩”是一种强烈的“被囚禁”的视觉和感官冲击,雾无处不在,包裹周遭世界,营造了一种十分压抑沉闷的体感,象征英国民众生活在混乱黑暗的司法体系之下,身处其中,无法逃脱。雾在人类生活中多数情况下是负面的自然现象,由此产生的含义也多为贬义,因此这个开篇的环境描写,铺设了小说的主色调,映射了作者的情感态度,也暗示了小说的核心主题,正如朱虹教授在《译本序》中所言:“这样的开始为全书定了调子,把我们引进一个乌烟瘴气、窒息人性的阴惨世界。”(狄更斯,1998:1)

## 6 情感语言

“情感”和“情绪”是主体对外部事物的态度体验和行为反应,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并不一定要借助语言,但在文学文本中,“情感语言”是进行情感—情绪分析所凭借的形式依托。

苏珊娜·尼迈尔和雷内·迪尔文在《情感语言:概念化、表达及理论基础》说道:“情感语言(emotional language)可被界定为与情感存在某种关联的语言体系。”(Niemeier et al., 1997:89)这种关联包括直接指涉情感状态的词汇,如“爱”与“恨”这类直接指涉情感状态的词汇,也包括语言使用者在外化主观感受时的其他语言形式。根据乔治·利奇(Geoffrey N. Leech)提出的七类意义划分体系,情感语言对应其第四类“情感意义”,即“通过词汇的概念意义或内涵意义直接传递的情感价值”(Leech,1974:18)。在此框架下,苏珊娜·尼迈尔和雷内·迪尔文认为情感语言指那些凭借概念内涵、联想意义或文体特征来传递情感价值、界定情感体验的语言形式(Niemeier et al.,1997:89)。在文学文本中,作者通过情绪语言实现情感氛围塑造,从而引起读者情绪移入。

基于语言学的视角,情感语言主要包括情绪词汇(如开心、愤怒、嫉妒等)、评价性语言(如令人惊奇的、让人无法忍受的等)、语法结构(如感叹句、倒装句、重复、省略等)、修辞(比喻、隐喻、讽刺等)、语音语调(如对人物声音的描绘等)、标点符号等。在文学文本中,这些情绪语言往往借助结构化叙述、形象描绘和人际对话实现情感的表达,不仅可以表现情绪状态本身,也能传递作者、人物、叙述者的态度、情感强度、人际立场和身份意识。

狄更斯小说的语言风格幽默、夸张、感伤、滑稽、讽刺,同时他又熟谙各种修辞手段,比喻、借用、反语、叠句、重复、双关以及方言俚语等,这些技巧构成了他作品中主要的情绪语言。首先,我们从词汇角度看狄更斯情感表达的独具匠心之处。在《艰难时世》中作者用

“焦煤镇”(Coketown)对城市进行命名,直接将城市与工业燃料绑定,饱含肮脏、冰冷、无情的情绪色彩,突显城市对人性的吞噬。狄更斯通过讽刺性的命名方式,表达对工业资本主义机械同质化的批判,引发读者产生“城市是否还有人性温度”的反思。随后,作者描写了焦煤镇高耸的烟囱,“无穷无尽的长蛇般浓烟(serpents of smoke)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此处狄更斯使用富含负面感情色彩的词汇“serpents”(蛇)比喻工厂浓烟,传达对工业城市环境的强烈厌恶与不安,以隐喻形式揭示工业化吞噬自然与人性的道德危机感,表达对底层劳工在毒烟与高压下生活状态的愤怒与同情。在这种视觉与心理的双重震撼之中,读者的情绪被投射到“被蛇缠绕的城市”与“人被制度吞没”的不安图景中。

从句法层面分析,狄更斯作品中的情感表征也具有鲜明特征。《双城记》开篇语句气势恢宏,意味深长。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任的纪元,这是怀疑的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上天堂,我们都将直下地狱。(狄更斯,2002:13)

这个小段不但使用了句法的重复来增强节奏感与强调效果,而且在对立句结构中又形成语义悖论(paradox),其中表面上的两个相互对立陈述又蕴涵着二者之间的某种真实判断,表达了作者对时代“矛盾性”的深刻洞察。狄更斯通过句式结构表现世界复杂性,模仿现实世界中的认知失衡与情绪困惑,同一事物的好与坏、光与暗共存,引发读者情绪上的认知冲击。这段气势磅礴的以对比为特征的排比句在小说开头给整部小说确定了一个的宏大纪事的情感基调,凸显了作为故事背景的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社会情感环境,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遇到震惊或惊异部分,就会在脑中闪现或复现“原来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认知—情感效应。这正好达到了作者的期望,“我的希望之一始终都是想多少增添一点点大家欢迎而且生动的方式,用来了解那个惊心动魄的时代”(狄更斯,2002:1,作者序言)。

## 7 结语

考德威尔(1988:3)曾说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着姻亲关系。”我们认为,“情感”至少是使二者得以“联姻”的一种逻辑纽带,狄更斯的情感书写及其认知效果证实了这一点。文学文本构建了一个个可能世界,这些可能世界的人物——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具有情感和情绪,因此,任何文学文本都不乏情感书写。而情感现实主义之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乃在于它对情感的突显;它更在意情感的真实,这种“真实”首先是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感知,其次也可能是读者的感知。正如当代表演艺术中的情感现实主义者宣称的:“真实性不再是衡量艺术效能的一种价值”——这里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模

仿( Brandão et al. , 2015:167)。

狄更斯作品中的“情感”,无论其夸张与否,都是他的感知,是他所认知的“情感真实”。“艺术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它必然不能离开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实际。其实,作品无论多么富有传奇色彩和离奇古怪,都反映着生活的底蕴。”(刘建军,1992:77)对狄更斯而言,这种“底蕴”既是他对生活的洞察,也是他对生活的真情实感。在《双城记》初版《序言》中,狄更斯自述早就有《双城记》“故事的主要构想”,并且“有一种强烈愿望,想要亲自把这种构想具体地表现出来”。他坦陈:“故事完全攫住了我的心;我深深体验到,本书中人物所做的事情和他们所受的苦难,全都好像我的亲身经历一般。”(狄更斯,2002:9)正是这种强烈的情感驱动,使得狄更斯更注重情感的真实从而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据宋兆霖的看法,狄更斯创作《双城记》的一个主要动因是“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在英国重演”,他“想通过这部小说来宣扬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对当权者和广大公众提出双重警告”(狄更斯,2002:4,译序)。诚如清代“华庭过客”所言,“墨客词人,慷慨每徵于歌咏;忧时志士,感愤即寄于文章”(丁锡根,1996:1756)。狄更斯正是这样的“忧时志士”,《双城记》就是他感愤之情的投射。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他情感书写的“夸张”了。

概言之,狄更斯的情感现实主义书写是独特的,它融合了事实和虚构、欢乐和悲伤,源于现实世界而又超乎物质现实的世界,通过情感主题、情绪场景、情绪事件、情感环境和情感等多种手段,以其现实主义底色与绚丽的情感描摹,真正如他在《双城记》序言中所说的“勾画出了故事人物的经历和心境”(狄更斯,2002:1),用情感的强烈与真实牢牢抓住了读者。这正是狄更斯的作品魅力经久不衰的奥秘,也是情感现实主义的文学特征。

#### 参考文献:

- 查尔斯·狄更斯. 1998. 雾都孤儿[M]. 荣如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查尔斯·狄更斯. 1998. 艰难时世[M]. 全增嘏,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查尔斯·狄更斯. 2002 双城记[M]. 宋兆霖,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 查尔斯·狄更斯. 2012. 荒凉山庄[M]. 黄邦杰,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丁锡根. 1996.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G].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蒋栋元,杨金才. 2022. “向敌人露出牙齿”——威廉莫里斯《掀翻的桌子》中的社会主义思想[J]. 外语与外语教学(3): 122-130.
- 考德威尔. 1988.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对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的研究[M]. 薛鸿时,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李衍生,朱恩彬. 文学理论简明辞典[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刘建军. 1992. 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特点及其艺术效应[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74-77.
- 卢卡契. 1981.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M].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罗经国. 1981. 狄更斯评论集[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熊沐清. 2019. 外国文学研究“认知转向”评述[G].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31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Abrams, M. H. & G. G. Harpham. 2004.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 11th. ed. Cengage Learning.
- Baldick, C. 2001.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rett, Lisa Feldman. 2017. *How Emotions Are Made: The Secret Life of the Brain*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Brandão, Alessandra & Ramayana Lira de Sousa. 2015. The Performative Force of Bodies: Affective Realism in Contemporary Brazilian Cinema [J]. *Ilha do Desterro*(68):161-170.
- Childs, P. & Roger Folwer. 2006. *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M]. Routledge.
- Giraldo, Omar Felipe & Ingrid Fernanda Toro. 2024. *Environmental Affectivity: Aesthetics of Inhabiting* [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 Gissing, George. 2001. *Charles Dickens: A Critical Study* [M]. Blackmask Online. <http://www.blackmask.com>.
- Gruber, R. David. 2020. *Brain Art and Neuroscience: Neurosensuality and Affective Realism* [M]. London: Routledge.
- Houwer, J. D. & D. Hermans. 2010. *Cognition and Emotion: Reviews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ories* [M].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Leech, Geoffrey N. 1974.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M]. London: Penguin UK.
- Morris, Pam. 2003. *Realism*[M]. London & New York: Rutledge.
- Niemeier, Susanne & René Dirven. 1997. *The Language of Emotions: Conceptualization, Expression,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Paroissien, David. 2008. *A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 [M]. Hong Kong: Blackwell Publishing.

## A Study of the Affective Realism Style in Charles Dickens' Novels

LU Shangyu

**Abstract:**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Charles Dickens, a representative of Victorian realism literature, has focused on the realistic factors in his texts. However, the abundant and intense emotions in his works are often simply labeled as romantic elements and even denounced as “overly artificial”. In fact, Dickens' works embody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ffect realism. His creations always stem from his deep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 for human beings. The strong emotional drive makes Dicken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uthenticity of emotions and use exaggerated techniques to project his true feelings in his works. He uses various means such as emotional theme, emotional scene, emotional event, affective environment, and emotional language to reproduce the emotional reality of the author and characters, thus winning the enduring artistic charm.

**Key words:** Charles Dickens; affect; affective realism

责任编辑:冯革